

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及其新发展*

侯宇翔 李圣辉

【内容提要】 叙利亚危机爆发10年来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回顾以俄、美为首的两大阵营围绕延续巴沙尔政权、解决化学武器和反恐问题以及叙利亚政治重建四个方面展开的竞逐，可以发现目前叙利亚局势已基本稳定。普京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利亚政府军使俄罗斯在大国博弈中取得主动权，保证巴沙尔政权的延续使叙利亚成为俄罗斯中东战略的重要支点。由于叙利亚在美国中东战略布局中的价值不及伊拉克，美国不想投入过多资本，另外由于美国缺乏一套完整对叙政策，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表现得犹豫不决、谨慎克制，导致美国在叙“政权更迭”意图落空，在叙利亚局势中处于下风。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将美国中东外交拉回到奥巴马时期的轨道，重新回到叙利亚棋局的博弈中，最小限度地参与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在未来叙利亚问题上俄强美弱的态势将长期维持，库尔德问题、极端主义和难民问题等都会给叙利亚重建带来巨大挑战，危机在短期内仍无法找到根本解决方案。

【关键词】 叙利亚问题 俄美博弈 拜登政府 政治重建

【作者简介】 侯宇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东学院院长、副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李圣辉，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2019级博士研究生。

引言

2021年2月，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军对叙利亚境内亲伊朗民兵组织的设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238）、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9GBQY015）、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资助项目（3002/C3002200504）的阶段性成果。

施发动空袭，强势宣布美国回归，为叙利亚问题增添新变数。中东巨变后，叙利亚问题迅速从内部动荡发展为国际热点问题，叙利亚成为国际多方力量竞逐的场所。在 10 年危机中，俄罗斯和美国在中东博弈已经成为影响叙利亚局势走向的重要因素，而拜登政府入主白宫无疑将成为左右叙局势的新变量。

2011 年，受中东巨变的辐射影响，叙利亚民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改善人权，释放政治犯。在游行活动遭到严厉镇压后，民众的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要求巴沙尔政府下台。同年 7 月，叙利亚自由军的成立标志着危机转向内战。2014 年，“伊斯兰国”趁乱扩张，成为危机的转折点，叙政府军和反对派在俄罗斯和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下开展反恐战争，划定势力范围。“伊斯兰国”溃败后，政府军开始抢占地盘，补充极端组织溃败留下的真空。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加剧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后疫情时期的叙利亚重建依旧困难重重。

叙利亚政府军占据绝对的主动权。除伊德利卜省外，政府军已控制叙利亚大部分领土^①。目前，叙利亚政府军正在盟友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下向伊德利卜省缓慢推进，收复该地战略重镇。“叙利亚民主力量”由库尔德人领导，受美国等国家的支持，控制该国东北部约 20% ~ 25% 的地区。2018 年美国宣布撤军，目前仅有 900 名美国士兵留在叙利亚东部地区^②，缺少支持的库尔德人节节败退，目前主要被压缩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和以北的地区。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着剩下约 10% 的地区，范围主要集中在叙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叙反对派主要包括“沙姆解放组织”^③、“宗教护卫组织”^④和“叙利亚国民军”^⑤等武装力量，其中“沙姆解放组织”力量最为强大，据估计，截至 2020 年初，解放组

① Zaki Mehchy, Haid Haid and Lina Khatib: *Assessing control and power dynamics in Syria: De facto authorities and state institutions*,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11. 2020, p. 4.

② “Inside U. S. troops’ stronghold in Syria, a question of how long Biden will keep them there”, Mar. 12, 2021. <https://www.latimes.com/politics/story/2021-03-12/us-troops-syria-civil-war-biden>

③ “沙姆解放组织” (Hay’at Tahrir al-Sham) 前身为“努斯拉阵线”(Jabhat Fateh al-Sham), 2016 年, 努斯拉阵线宣布已与基地组织网络断绝正式联系, 并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ah al-Sham)。2017 年 1 月下旬, 该组织与其他反对派合并后重组为“沙姆解放组织”。参见: Danika Newlee, “Terrorism Backgrounder: Hay’at Tahrir al-Sham”, Oct. 4, 2018. <https://www.csis.org/programs/transnational-threats-project/terrorism-backgrounders/hayat-tahrir-al-sham-hits>

④ 宗教护卫组织 (Hurras al-Din, HAD), 被联合国认定为极端组织, 以“基地”组织的名义展开活动, 坚持认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吉哈德”活动, 目前大约有 3 500 ~ 5 000 名武装分子在伊德利卜。参见: U. N.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S/2020/53, January 20, 2020.

⑤ 叙利亚国民军 (Syrian National Army, SNA), 由土耳其扶持, 在叙境内对抗巴沙尔政府。参见: State Department Special Briefing, “Sen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Previewing the Upcoming D-ISIS Ministerial and Syria Small Group Meetings”, November 12, 2019.

织的战斗人员约有 15 000 ~ 20 000 人。土耳其确立了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存在，并与俄罗斯军队联合对“安全区”巡逻。2018 年 10 月，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达成共识，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周边建立“缓冲区”，并且设立 12 个由土耳其军队驻扎的“观察站”，2020 年，土耳其又发动“春季盾牌行动”，再次确立了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叙利亚政治重建由“日内瓦进程”和“阿斯塔纳进程”双轨支撑同步进行。日内瓦进程开启于叙利亚内战爆发次年，由联合国主导，旨在建立“一个具有全面行政权力的过渡管理机构”，但各方对巴沙尔政府是否可以进入管理机构存在争议，日内瓦进程始终无法突破巴沙尔政府去留这一根本问题。2015 年，联合国安理会在日内瓦进程的框架下通过了第 2254 号决议，确定了叙利亚政治解决方案的“路线图”。2019 年日内瓦进程确定叙利亚在第 2254 号决议的基础上建立宪法委员会，并成立一个由 45 名成员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①。2021 年 1 月，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第五次小组会围绕“宪法的基本原则”展开，但没有任何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盖尔·奥托·佩德森（Geir Otto Pedersen）在采访中提到他“提出了一些应该能够实现的事情，但实际上并没有达成预定目标”^②。阿斯塔纳进程由俄罗斯主导，会谈避开政治归属问题，主要围绕军事问题展开，旨在敦促叙政府和反对派武装之间实现停火。首次会议于 2017 年 1 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召开，同年 7 月，在第 6 轮会谈中，叙双方同意在叙利亚南部、大马士革郊区、霍姆斯北部、伊德利卜及周边地区建立 4 个“冲突降级区”，并达成有效期为 6 个月的协议，由停火担保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成立联合协调中心负责协调“降级区”内监督力量的行动^③。2018 年 9 月，由于叙政府军在“冲突降级区”的活动违反协议，俄土达成《索契协定》，为土耳其建立 12 个观察哨，并建立一个不设防的缓冲区^④。2020 年因新冠疫情阿斯塔纳进程被推迟。2021 年 2 月 16 日第 15 轮“阿斯塔纳进程”重启，在释放人质、交换尸

^① Carla E. Humud and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 S. Response*, July 27, 2020, pp. 21 - 23.

^② “Transcript of remarks by Mr. Geir O. Pedersen, UN Special Envoy for Syria, follow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Small Body of the Syrian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UN News*, 29 January 2021.

^③ 《介绍叙利亚的第四个降级区》，<https://www.aljazeera.net/news/politics/2020/2/15/>

^④ 《叙利亚莫斯科宣布恢复与安卡拉的联合巡逻，磋商仍在继续》，<https://www.aljazeera.net/news/politics/2020/2/18/>

体和寻找失踪者等方面达成共识^①。由于阿斯塔纳进程只关注军事和解而避谈政治归属，因此难以在核心问题上有所突破。

2017 年反恐战争结束，叙政府与反对派也在联合国第 2254 号决议上达成共识，同意以政治方式解决冲突。但是由危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仍然突出，包括经济危机和难民问题。叙利亚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从 2011 年到 2021 年初，叙利亚经济损失总计约 5 300 亿美元，相当于 2010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9.7 倍。此外，战争对叙利亚基础设施的破坏率约为 40%。中小型工业遭到破坏，大多数工业因战争而停业，国内市场短缺，民众生活条件持续恶化。就业市场失去了 370 万个工作岗位。叙利亚的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已上升至约 208%，当地货币叙利亚镑的价值损失率约为 97%。叙利亚的贫困率从 2010 年 1% 增长到 2019 年年底约 86%，失业率从 2011 年 14.9% 增加到 2016 年 51.8%，然后逐渐下降到 2019 年 42.3%^②。2020 年 6 月，美国《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或称“凯撒法案”）开始实施，对所有与阿萨德政权有军事和经济合作关系的企业、政府和个人加以制裁，进一步加剧叙利亚经济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截至 2021 年初，已经有至少 38 万叙利亚人在战火中失去生命，有 618 万叙利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外 559 万叙利亚人在联合国难民署登记为难民^③。

回顾叙利亚危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叙多方立场的巨大差异导致叙利亚和平进程推进缓慢，国家重建难以开启。叙利亚问题的发展动力并非来自内部力量，而是受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地区内大国和美俄等地区外大国的战略博弈影响。在诸多力量的博弈中，美俄在叙问题上的博弈直接影响叙利亚未来发展的走向。

一 俄美在叙利亚问题的不同立场

二战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大国关注的焦点。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便在这一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减小，而

^① 《第十五轮“阿斯塔纳进程”关于叙利亚和谈的联合声明》，https://arabic.rt.com/middle_east/1203501

^② 《危机期间，叙利亚经济损失高达 5 300 亿美元》，<https://www.aljazeera.net/ebusiness/2020/5/28/>

^③ “Syrian Arab Republic”. [https://m.reliefweb.int/country/226/syr?figures-display =](https://m.reliefweb.int/country/226/syr?figures-display=)

美国则成为中东地区政治的主导者。进入 21 世纪之后，从小布什的“大中东计划”到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再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呈现出收缩的趋势，试图在减少对中东投入的同时维持地区势力平衡。中东巨变后，该地区再次成为美俄关注的焦点，俄罗斯想借此机会提高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维护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样，美国不得不重返中东，与俄罗斯展开博弈，维护核心利益。俄美对叙利亚的立场是双方中东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双方中东战略的调整会直接影响两者在叙问题上的立场。

（一）俄罗斯：极力支持巴沙尔政权，政治解决危机

2000 年普京担任总统后开始着手转变俄罗斯的中东政策，认为“俄罗斯需要利用中东和平进程发起国地位，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实现中东地区危机后局势正常化，恢复俄在中东地区的地位，维护自身利益”^①。从 2005 年开始，俄罗斯明显加强与中东的接触，普京访问了埃及、以色列、沙特、约旦、卡塔尔、土耳其、伊朗和阿联酋，俄获得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观察员地位。此外，俄罗斯更多地参与国际问题谈判，包括中东和平进程、伊核问题，旨在恢复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的中东战略旨在实现政治、经济与安全的三重目标。首先，俄罗斯希望在国际重要问题的关键谈判和决定中享有一席之地，恢复俄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而中东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可以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主要平台；其次，中东地区石油储备丰富，俄罗斯可以通过在中东贸易和投资发展自身经济，稳定石油价格对俄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最后，俄罗斯寻求维护地区稳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当地政权，避免当地社会发生动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做大，避免非传统安全蔓延到俄罗斯及邻国^②。

叙利亚是俄罗斯中东政策重要支点。应对叙利亚危机，俄罗斯出于对自己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量，首要目标是确保叙利亚政府存续，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叙利亚政治和解与战后重建^③。同时，俄罗斯还把叙利亚当作重返中东的重要平台，以此为契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东地区大国展开博弈，旨在塑造俄罗斯大国形象，恢复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在叙问题上立场主要表现在

^①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June 28, 2000. <https://fas.org/nuke/guide/russia/doctrine/econcept.htm>

^② James Sladden, Becca Wasser, Ben Connable, Sarah Grand - Clement, “Russi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2015.

^③ 王新刚、王晋：《叙利亚蓝皮书：叙利亚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 页。

三个方面。第一，主张政治解决，反对外部干涉。俄罗斯从未认为叙利亚危机是“春天”，而是用“动荡”“极端主义”或“不稳定”等词汇来定义叙利亚的发展，认为这场危机是叙利亚的内部事务^①。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并迅速升级后，阿拉伯联盟与海合会组织率先对巴沙尔政府发难，不断向联合国提出军事打击巴沙尔政府的提案，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借机提案，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授权下推翻巴沙尔政府，实现叙利亚政权更迭，建立亲美民主政府。俄罗斯对此表示反对，并在 2011~2012 年四次在安理会的议案表决中投否决票，反对外部干涉叙利亚问题，反对西方要求巴沙尔下台。第二，提供多种支持，维持巴沙尔政权延续。危机爆发初期，俄罗斯为帮助叙利亚应对美国压力，向叙出售武器，并派“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到塔尔图斯港海域巡航。反恐战争期间，普京在征得俄议会上院同意的情况下，果断出动空天军飞机，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及其设施实施精确打击，保证巴沙尔政府不被推翻。2016 年，俄罗斯在叙打击恐怖主义获得较大进展时主动撤军，撤回在叙主要军事力量，但俄在叙军事基地仍然正常运转，俄罗斯军事顾问专家也继续留在叙境内。2017 年，叙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下迅速收复被占领土，与反对武装展开拉锯战。第三，倡议对话和解，构建对话平台。在联合国日内瓦和谈进展迟滞不前情况下，俄罗斯主导“阿斯塔纳进程”给叙利亚问题解决带来曙光。2018 年，在俄罗斯大力推动下，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民间社会代表同意参加在索契举行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最终组成宪法委员会，推动叙利亚问题解决进入新阶段。

危机爆发 10 年来，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影响叙利亚未来走向的重要角色，维护巴沙尔政府的延续已成为俄罗斯中东政策的主要立场。事实证明，俄罗斯采取的政策帮助巴沙尔稳定国内局势，并借此契机在国际社会上大放光彩，大大提高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二）美国：联合推翻巴沙尔政权，树立地区霸权

美国作为域外大国想要在中东地区维护霸权地位，必然要在该地区扶持亲美政权，防止地区大国崛起。1970 年哈菲兹·阿萨德通过政变获取政权以来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巴沙尔时期仍保持叙利亚的独立性，没有采取亲美行动。叙利亚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代言人以色列接壤，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在美国历届政府中东政策中，叙利亚始终是美国想要完成政权更

^① Erdogan, S. *Arab uprisings and Russia'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Guejiss*, 6 (13), 2015. pp. 253-263.

替的重点对象。然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投入大量军事力量，而获得收益与付出代价相去甚远。因此，美国在“倒巴”过程中使用军事力量相对谨慎，避免再次陷入战争泥潭。21世纪以来，美国中东战略实施与调整都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包括实现能源安全、遏制恐怖主义袭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保护以色列安全^①。叙利亚危机产生以来，美国对叙利亚政策虽然有所调整，但整体目标仍是遏制巴沙尔政权，削弱叙利亚政府军、伊朗和真主党实力，保证以色列处于安全中。

危机初期，美国曾明确表示无意更迭叙利亚政权，但巴沙尔必须对内外政策进行实质性调整，对外放弃与伊朗结盟，停止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对内进行改革^②。在遭到巴沙尔政权拒绝后，美国便明确要求推翻巴沙尔政权。美国联合欧洲国家、海合会、阿盟以及部分地区国家展开攻势，对叙利亚施加经济制裁，并多次联合向联合国提案，要求安理会授权对叙利亚进行武力干涉。2013年3月，国际社会发现化学武器在叙利亚内战中被使用的种种迹象，美国坚持认为是叙利亚政府军所为，并一度要求国会授权对巴沙尔政权采取军事行动，推翻巴沙尔政权。化武危机的和平解决标志着美国放弃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转而采取支持代理人来削弱巴沙尔政权。从2014年9月起，美国虽然以“反恐”之名开始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目标展开空袭，但迫使巴沙尔下台的目标没有变化。在反对派和极端主义势力双重夹攻下，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遭受挫败，领土大面积失守，势力范围一度减少至叙利亚版图的20%。而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在反恐战争期间稳住脚跟，成为巴沙尔政权的政治对手。“伊斯兰国”势力被清除后，美国不再以巴沙尔政府下台为优先考虑，巴沙尔的去留将由叙利亚人民决定，美国首先是要和俄罗斯等国合作，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方案^③。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要求叙利亚政府“行为变化”而非“政权更迭”，但实质上仍借第2254号决议之名行政权更迭之实^④。

自2011年以来，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举措和政策几经更变，从军事干涉举棋不定，到反恐战争心猿意马，以及最后在巴沙尔去留上有所保留，似乎暴露

^①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May 19, 2011, <http://www.whitehouse.gov>

^② 李国富：《大国博弈下的叙利亚局势》，载《求是》2012年第15期。

^③ Haley, “U. S. priority on Syria no longer focused on getting Assad out”, March 31,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usa-haley-idUSKBN1712QL>

^④ 闫伟：《美俄博弈下的叙利亚问题及其前景》，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4期。

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全面而完善的方案。但是，美国在叙问题上的表现符合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伊斯兰国”势力被清除符合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目标；扶持“温和反对派”削弱了叙利亚政府军实力，为以色列的安全提供保障；化武危机和平解决后，美国能够保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整体可控。

二 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历程

2011 年 3 月叙利亚一些城市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各方冲突持续升温。同年 7 月，一群哗变的军官组建“叙利亚自由军”发动对政府军的游击战争，叙利亚内战由此爆发。俄美作为叙利亚棋局背后最大的操盘手，根据局势变化而调整各自政策，企图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危机爆发 10 年来，双方主要在以下四个问题中展开激烈博弈。

（一）俄美关于巴沙尔政治合法性的博弈

美国一直把叙利亚看作是一个集权国家，认为阿萨德家族 40 年来实行独裁统治。2011 年，叙利亚爆发街头抗议后，美国就谴责巴沙尔政府动用暴力镇压示威群众的暴行，要求巴沙尔政府停止镇压公民，回应人民合法诉求，实行实质性政治改革。2011 年 8 月，奥巴马发表谴责叙利亚政府镇压游行的声明，称“叙利亚的未来必须由其人民来决定……阿萨德下台的时间已经到了”^①。同时，美国联合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对叙利亚官员进行经济制裁，联合阿盟成员国进一步在政治上孤立巴沙尔政府，承认“叙利亚反对派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②。此外，2012 年 8 月，奥巴马警告巴沙尔说化武使用是美国“红线”，并表示“已经准备了一系列应急方案”，暗示美国将会对叙利亚采取军事干预^③。美国早期的一系列行为举动旨在扶持政治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府，并且向外部释放一种信号，已经有一个全面的方案来实现“巴沙尔必须下台”的目标，表达推翻巴沙尔政府的决心。

在叙利亚政权归属上，俄罗斯与美国及西方立场相左。为了帮助巴沙尔政府

^① Barack Obama, “Statement on the Situation in Syria”,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91385>

^② Obama, “U. S. now recognizes Syrian opposition coalition”, Dec. 12, 201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usa-obama-idUSBRE8BA1GU20121212>

^③ James Ball, “Obama Issues Syria a ‘Red Line’ Warning on Chemical Weap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0,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obama-issues-syria-red-line-warning-on-chemical-weapons/2012/08/20/ba5d26ec-eaf7-11e1-b811-09036bcb182b_story.html

应对各方攻势，俄罗斯从政治和道义上支持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危机初期，俄罗斯就明确表示在叙问题上的态度，“改变叙利亚对我们来说是个敏感的问题”，而且“试图在叙利亚、也门或巴林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重现利比亚的经历‘非常危险’”^①。化武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保持谨慎态度，并积极斡旋在美叙之间，最终以“化武换和平”的策略换取美国放弃对叙利亚使用武力。同时，俄罗斯也向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维持巴沙尔政权的延续。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有关制裁巴沙尔政权的决议，俄罗斯始终持否决态度，避免美欧国家军事干涉叙利亚。2011年10月，由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有关叙利亚决议，谴责叙利亚“严重和蓄意侵犯人权”，并警告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巴沙尔采取行动。俄罗斯大使维塔利·丘尔金（Vitaly I. Churkin）在投票后表示，俄罗斯不支持对阿萨德政府使用暴力，但这项决议草案“以对抗哲学为基础”，包含进行制裁的最后通牒，与和平解决问题理念相悖^②。截至2021年3月，俄罗斯已经16次在涉叙问题提案中投否决票^③。

（二）俄美关于化学武器问题的博弈

2013年3月国际社会发现化学武器在叙利亚内战中被使用的种种迹象，叙政府和反对派相互指责，美国则坚持认为是政府军所为。奥巴马曾以化学武器的使用为红线称，“化学武器将改变游戏规则”^④。同年8月，奥巴马在国会发表演讲，对巴沙尔政府强烈谴责，称其违反国际准则，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在中东的盟国造成威胁，美国将对巴沙尔政权采取军事行动，但行动的时间和范围都是有限的，为此他寻求国会授权^⑤。

俄罗斯对化武问题持谨慎态度。2013年9月，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警告美国不要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如果形势朝着（美国在叙利亚）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我们对于我们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做有我们的想法，但现在谈这些想法为时尚早。如果有证据表明叙利亚政府对自己的人民使用了毒气，联合国通过决议要进行惩

^① Roy Allison, “Russia and Syria: explaining alignment with a regime in cris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4, 2013, p. 797.

^② Associate Press, “Russia and China veto UN resolution against Syrian regime”,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oct/05/russia-china-veto-syria-resolution>

^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veto-90-present>

^④ Mark Landler and Rick Gladstone, “Chemicals Would Be ‘Game Change’ in Syria, Obama Says”, <https://www.nytimes.com/2013/03/21/world/middleeast/syria-developments.html>

^⑤ Barack Obama, “Remarks on the Situation in Syria”,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04717>

罚性军事打击，不排除俄罗斯会支持决议。”^①

在化武问题的协调上，俄罗斯发现美国对是否动武的态度犹豫不定，而压力来自美国国家内部。在美国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后，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国会对武力干涉叙利亚存在疑虑。面对化武问题，美方立场并非绝对，并提出放弃对叙动武前提条件是“巴沙尔政府把化学武器交由国际社会，并允许彻底全面清查”。俄罗斯借此提出“化武换和平”策略，在会晤叙利亚外长穆阿里姆后，双方当即就叙利亚交出化学武器问题达成一致，成功化解化武危机。

（三）俄美在反恐战争中的博弈

2014 年“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后，成为中东地区安全和美俄中东战略利益的最大威胁。同年 9 月，美国以“反恐”之名开始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展开空袭。2015 年 9 月，俄罗斯受叙利亚政府军邀请，并在俄罗斯议会上院同意后，开始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势力采取军事行动。由此，俄美双方的博弈由间接支持代理人转变为直接军事介入，划定各自势力范围^②。

2014 年 8 月，奥巴马发表讲话，强烈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并表示将与穆斯林一起清除这个“毒瘤”^③，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是聚焦于帮助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同时继续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机会^④。从 2014 年 9 月，美国开始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进行空袭，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具体策略，计划进行 36 个月以上连续打击^⑤。2015 年底，美国开始向叙利亚北部地区派遣地面部队，以“反恐”之名尝试在叙利亚确立军事存在，2016 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驻叙美军规模曾达 2 000 人。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多次强调撤军，但是目前仍有 900 美军留在伊德利卜地区，并配合叙利亚反对派控制 25% 的领土。同时，美国还借打击“伊斯兰国”为由，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武

^① Dan Robert, “‘We have our plans’: Vladimir Putin warns US against Syria military act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sep/04/putin-warns-military-action-syria>

^② 董漫远：《叙利亚乱局：博弈新常态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 5 期。

^③ Barack Obama, “Remarks on the Death of James W. Foley in Syria From Edgartown Massachusetts”,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07291>

^④ “President Obama’s Full Interview with NBC’s Chuck Todd”, <https://www.nbcnews.com/meet-the-press/president-barack-obamas-full-interview-nbc-chuck-todd-n197616>

^⑤ Juliet Eilperin and Ed O’Keefe, “Obama Announces ‘Broad Coalition’ to Fight Islamic State Extremist Group”,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0, 2014

器装备，并计划花费 5 亿美元培训 5 000 ~ 10 000 名叙利亚“温和”反对派^①。美国利用对“伊斯兰国”的战争确定了在叙的军事存在，并进一步为反恐战争后的和平对话增加筹码。

在反对派和极端主义势力双重夹攻下，叙利亚政府军在战场上接连遭受大挫败。2015 年 8 月，俄罗斯和叙利亚签订协定，允许俄方在拉塔基亚省赫迈米姆建立空军基地，从那里发起空袭。俄罗斯官方承认，除了打击恐怖主义者，俄方的目的包括帮助叙利亚政府收复各反政府派别占领的领土，其中包括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占领的领土，稳定叙利亚合法政府，并为政治妥协创造条件^②。9 月，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对“伊斯兰国”“支持阵线”等恐怖势力实施空中打击。在 2017 年 10 月击败“伊斯兰国”后，俄罗斯继续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失地，并接连获取霍姆斯、哈马、阿勒颇等地区的胜利，控制 70% 左右的领土，将反对派和极端主义势力压缩到伊德利卜地区。在俄的支持下，政府军已经完全掌控了叙利亚局势的主动权。尽管俄罗斯已经撤回在叙的主要部队，但其军事存在仍然不可小觑。

（四）俄美在叙利亚政治重建过程中的博弈

叙利亚政治过渡的对话进程起步较早，2012 年 6 月 30 日，在安南特使的推动下，美、俄等国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议，通过《日内瓦公报》认可联合国的和平计划，要求叙利亚开启民族对话进程。然而，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议要建立一个没有巴沙尔的过渡政府，但很快就遭到俄罗斯质疑^③。2015 年末，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254 号决议，美俄双方同意将叙利亚问题置于联合国框架内实现政治解决，并在联合国监督下制定宪法，就叙利亚政治过渡提出 6 个月内停火并组建联合政府、18 个月内起草新宪法并进行自由选举的“和平路线图”。但叙利亚政治解决的全面方案迟迟未能出台^④。2018 年 1 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决定成立由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民间社会代表组成的叙宪法委员会，目前宪法起草仍在起步阶段，难以推进。

^①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 S. Response*, 2016, p. 24.

^② “Russi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Syrian Civil War,” https://infogalactic.com/info/Russian_military_intervention_in_the_Syrian_Civil_War

^③ Michael McFaul, *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An American Ambassador in Putin's Russi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8, p. 341.

^④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54,” December 18, 2015. https://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s_res_2254.pdf

俄美双方在叙利亚政治重建上有较大立场差异，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的政治属性和宪法的制定等问题是俄美冲突的焦点。俄罗斯借助反恐战争确定在叙利亚的影响力，并通过帮助巴沙尔政权取得叙利亚局势主导权。2017 年，由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六轮和谈达成协议，将在叙利亚建立 4 个“冲突降级区”，由俄罗斯、伊朗、土耳其成立的联合协调中心负责监督，缓解了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局势，俄罗斯也借此一举成为主导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引导者。2018 年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也是由俄罗斯外交斡旋，叙反对派才同意出席会议，与巴沙尔政府共同商讨叙利亚宪法的制定问题。另一方面，美欧国家引导的日内瓦进程由于在核心问题上僵持不下而被迫停滞，美国在叙利亚重建进程中处于下风，逐渐被边缘化。美国一方面仍然强调日内瓦进程在叙利亚问题解决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是以安理会第 2254 号决议作为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基础，谋求“政权更迭”^①；另一方面则抵制俄罗斯的重建方案，拒绝参加俄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并表示不会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美国仅支持在联合国领导下进行的叙利亚局势政治调解进程。

可见，叙利亚危机进入战后重建阶段后，美俄并未停止博弈，反而通过联合国际力量、主导不同机制的方式继续维持各自战略存在。尽管美国暂时被边缘化，但在叙利亚问题中仍然有不少筹码，美国的政策选择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叙利亚局势，叙利亚危机解决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美俄能否就此问题开展合作^②。

三 俄美在叙利亚问题博弈的动因分析

叙利亚危机爆发 10 年来历经波折，局势发生变化的背后往往都能看到两个大国的影子。冷战时期，中东地区始终是苏联的战略重心，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进入疲软期，在中东地区的权力投射不断被美欧国家削弱。普京上台后开始谋求中东地区利益，谋求重新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新途径。从 2005 年开始，俄罗斯中东政策开始调整，更加强调交易性经济利益和加强与广泛合作伙伴非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接触。中东巨变和叙利亚危机在威胁俄罗斯利益的同时，也为俄提供了

^① *Armed Conflict in Syria: Overview and U. S. Response*, 2020, p. 37.

^② 王晋：《美国在叙利亚被边缘化了？》，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 年 2 月 19 日。

增加在该区域参与的机会^①。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考量，俄罗斯很难接受巴沙尔政府倒台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因此积极参与到叙利亚乱局中。

俄罗斯需要维持武器贸易，攫取地区资源。一方面，俄罗斯长期从事武器贸易，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2019年的年度报告，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武器生产国和贸易国，仅次于长期排名第一的美国^②。稳固武器贸易是俄叙双边关系的重大利益，2007~2011年期间俄向叙利亚提供72%的武器进口量^③。截至2012年，叙利亚仍需偿还俄方债务总额共计约134亿美元。巴沙尔政权若被推翻，俄罗斯将会在中东失去一大军火贸易伙伴，而巴沙尔政府的大额债务也将无法偿还。另一方面，俄罗斯石油公司于2005年在叙利亚达成勘探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矿藏的新协议，2009年，俄罗斯启动霍姆斯附近一个大型天然气加工厂项目，并承诺在叙利亚进行连接埃及和土耳其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工作。在取得叙利亚局势的主动权后，俄罗斯还获得经营叙利亚磷矿的权利^④。

俄罗斯需要维持中东影响力，完成外交突围。首先，俄罗斯需要保证塔尔图斯港的租用权。1971年，苏联与叙利亚签署条约，获准在俄罗斯进入叙利亚海岸塔尔图斯海军设施，冷战结束后，该港口成为俄罗斯在海外的唯一军事基地，是俄罗斯舰队进出地中海的重要补给处，而“失去基地将导致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影响力丧失，甚至导致俄罗斯船只无法在更遥远的海洋中继续存在”^⑤。如果美国在叙利亚完成“颜色革命”，推翻巴沙尔政府，并扶持一个由反对派联合组建的亲美政府，那么俄罗斯将不确定是否能够保住这一港口。失去塔尔图斯港则意味着俄罗斯将完全失去在中东地区影响力，势力范围将被进一步压缩到高加索地区。其次，俄罗斯要借助叙利亚问题突破美欧外交封锁。自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面临着美欧国家的巨大压力，在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等手的压力下，俄罗斯的国际形象遭到破坏，国内经济迅速衰退。叙利亚危机作为另一个国际热点，成为俄罗斯展开外交的重要平台。在参与叙利亚乱局的过程中，俄罗

① Becca Wasser, *The Limits of Russi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Corporation, May 2018.

② *SIPRI Yearbook 2019*, Published in print and online in 2019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p. 250–251.

③ “Estimate by Russian Think – Tank Centre for Analysis of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CAST)”, *Financial Times*, June 27, 2012.

④ Chloe Cornish, Asser Khattab, and Henry Foy, “Moscow Collects Its Spoils of War in Assad’s Syria”,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 2019.

⑤ Russian Military – Diplomatic Source, Interfax – AVN military news agency, Moscow, 3 Aug. 2012, BBC Mon FS1 FsuPol ME1 MEPol hb.

斯凭借化武危机顺利解决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并在打击极端组织和引导双轨进程中不断获得政治声望，大大缓解了乌克兰问题上的压力。

俄罗斯需要维持地区稳定，防止恐怖主义外溢。普京多次在外交场合中强调“任何对叙利亚的军事干涉，都将打破中东格局，引发地区暴乱”，而巴沙尔政府的倒台也“不会结束内战，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将会角色互换，冲突将继续下去”^①。中东乱局将会给本地区造成势力真空，极端分子将借机建立一个恐怖主义活动中心并向外扩散，有可能危及俄罗斯，导致俄罗斯的几个地区出现更多恐怖主义和激进分子^②。2014 年“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似乎印证了这一观点，而俄罗斯强势介入反恐战争，并帮助巴沙尔政权扭转败局，实际上已经大大降低极端主义深入俄罗斯本土的风险。此外，在叙利亚的反对派中大约有 6 000 名车臣人，他们在叙利亚实施恐怖袭击，可能在未来“转向完全不同的国家”^③。

在参与叙利亚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俄罗斯表现出对叙坚定立场，基本能够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并获取叙利亚局势主导权，也成功地绕过美欧封锁，融入世界政治格局中。

俄罗斯虽然在叙博弈中取得了主动权，但是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上，仍然无法撼动美国的地位。从行动来看，美国对叙利亚政策与行动决心与俄罗斯相比都相差甚远，在某些事件处理上表现得犹豫不决，这也暴露了美国在叙问题上没有一个全面的方案，而美国“巴沙尔必须下台”的态度似乎在化武危机后成了一种政治口号。通过分析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可以发现美国行动背后的深层逻辑。

美国在叙利亚的利益有限。回顾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年历程，可以发现美国在该问题上始终秉持谨慎和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直接武力卷入叙利亚内战，以“最小的限度卷入叙利亚局势”。从美国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来看，主要涉及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以色列安全四个方面。首先，叙利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限，难以威胁到美国能源安全。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叙利亚原油产量为 110 万吨，仅占到全球原油产量的 0.25%。叙

^① Dmitri Trenin, *The Mythical Alliance: Russia's Syria Policy*,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13, p. 11.

^② “Syria as A Terrorism Hub: Potential Threats to Russia”, 22 Mar, 2013. <http://valdaiclub.com/middle-east/57782.html>

^③ Lt - Gen. Igor Sergun, “Chief of the Main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of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Interfax, 23 May 2013, Johnson's Russia List, 24 May 2013.

利亚危机爆发带来的武装冲突不会影响世界石油的稳定产出，也不会导致石油价格的不稳定；其次，叙利亚危机带来的恐怖主义并没有对美国本土安全造成威胁，“伊斯兰国”的重点是号召全球的“圣战者”迁徙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并在此地建立“哈里发国”政权；再次，叙利亚境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处于可控状态，2013年爆发的化武危机已经和平解决，巴沙尔政府愿意交出化学武器，接受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监督，并在2016年全部销毁；最后，叙利亚的动乱会改善以色列的安全环境，自1980年《埃以和平条约》签订后，叙利亚就成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对手，双方在戈兰高地的归属与黎巴嫩南部问题上争执不下，而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与以色列处于敌对立场的巴沙尔政权被大大削弱，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也进入叙利亚帮助巴沙尔稳定局势，无暇针对以色列。

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的决心远远大于美国，而美国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伊拉克的政治改造与重建上。美国从2003年入侵伊拉克，完成对萨达姆政权的更迭后，将更多的政治资本留在了伊拉克。伊拉克是什叶派阿拉伯占多数的最大国家，毗邻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人力资本，是世界第五大原油储备国。一个稳定的伊拉克政府将会为美国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政治资本，目前伊拉克已经基本清除境内的极端主义势力，需要重新凝聚国家权力，向民主国家转型，美国更加愿意将精力放在伊拉克的国家建设上^①。

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行动也有来自中东地区盟友的压力。两伊战争后中东地区逐渐形成两大阵营，叙利亚与伊朗处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对立面，并在黎巴嫩南部扶持真主党。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伊朗地区实力进一步上升，并拉拢叙利亚组建“什叶派之弧”，与沙特的对峙逐步取得上风。面对伊朗的攻势，沙特组建逊尼派联盟，并寻求美国的支持。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制定政策是必须要维护盟友，打压伊朗，这样就压缩了美国与巴沙尔政权的妥协空间。

从根本上来说，叙利亚在美国中东战略布局中的价值十分有限，加上伊拉克战争的教训，美国并不想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入过多资本。从地区布局来说，伊拉克石油储备丰富，并且已经初步完成准民主政府的建设，目前正处于政治重建的关键期，其重要性远远高于叙利亚，因而美国会将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伊拉克重建上。美国在中东的盟友站在巴沙尔政府的对立面，美国不得不向盟友表明态

^① Dalia Dassa Kaye, Linda Robinson, Jeffrey Martini, Nathan Vest, Ashley L. Rhoades, *Reimagining U. S.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Corporation, 2021, pp. 73 - 76.

度、安抚各方的情绪，喊出“巴沙尔必须下台”的口号。

四 拜登上台后俄美博弈新动向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笼罩全球，叙利亚和平对话进程被推迟。土耳其发起“和平之泉”和“春天之盾”的行动再次加剧伊德利卜地区的紧张局势。2021 年 2 月，拜登政府授权对叙利亚境内的“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目标”发动空袭宣布美国的强势回归。叙利亚危机 10 年过后，仍然存在许多变数。

（一）拜登政府中东首秀及各方反应

2 月 25 日，作为拜登政府上台后在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首秀和在国际上的首次军事行动，美军对位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一个民兵据点发动空袭，并宣称是对最近在伊拉克对美军发动火箭弹袭击的反应^①。对本次行动的伤亡人数，各方回应有所差异，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SOHR）称，空袭已导致至少 22 人死亡^②。路透社称至少有 17 人在本次袭击中死亡^③。

对于美国的突然打击，叙利亚、伊朗、俄罗斯等国表示强烈谴责。叙利亚外交部 26 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实施空袭，称“此举不仅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也传递出美国新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消极信号。此举将导致地区局势升级，叙利亚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侵略性作风，停止支持各种形式的恐怖组织。叙利亚再次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立即采取行动制止美国的侵略行为，并结束美国等多国对叙利亚的占领。”^④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谴责美国空袭叙利亚的行为，呼吁美国无条件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把叙利亚领土变成地缘政治斗争舞台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打击是侵略行为，此举明显违反了国际法，破坏了叙

^① “U. S. Conducts Defensive Precision Strike”, Feb. 25, 2021.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516518/us-conducts-defensive-precision-strike>

^② US Attacks “Iranian - Backed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in Syria”, 26 Feb 2021.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2/26/us-strikes-iranian-backed-military-infrastructure-in-syria>

^③ “U. S. Air Strikes in Syria Target Iranian - Backed Militia - Pentagon”, Feb 2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syria-strike-exclusive-int-idUSKBN2AP337>

^④ 《叙利亚最强烈地谴责美国侵略其主权的行为，并警告将导致可能加剧该地区局势》，2021 年 2 月 26 日，<http://www.mofa.gov.sy/ar/news1436/>

叙利亚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①。

拜登上台后的首次军事打击并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想要表达出一些信息，透露出拜登在中东事务上的某些政策倾向。

（二）拜登政府的叙利亚政策

特朗普政府无心过问叙利亚问题，一再想要从叙利亚脱身。实际上，一直以来美国更多考虑的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本身，而是如何在叙利亚问题上仍保有一定影响力^②。从2017年消灭“伊斯兰国”的势力后，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的强力支持下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迅速收复除东北部伊德利卜地区以外的所有领土。美国为阻止叙利亚政府军过快收复失地，多次借化武问题对叙利亚实施打击，为反对派争取喘息的机会，但是叙利亚局势仍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而导致美国在叙势力缩水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关于从叙撤军的决定。2019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宣布，美国将撤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大约1000名剩余美军，仅留下叙利亚东北部油田附近的美军^③。美国撤军打破叙北地区各方势力的短暂平衡，迫使其盟友开始向巴沙尔政府靠拢。一方面，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直接面临土耳其政府军的打击，在缺少美国的支持与协调后无法应对叙政府军和土耳其的双重打击，因而被迫与叙利亚政府军达成一致，邀请后者北上共同抵御土耳其；另一方面，美国撤军也导致中东地区的盟友立场开始动摇，沙特、阿联酋在2019年与普京会面后表示乐意与巴沙尔政府缓和关系，阿盟也重新考虑接受叙利亚的成员国身份^④。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的首次军事行动便将叙利亚确定为对象，除了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F. Kirby）所说的是为了“适当的军事反应”外，还表达出拜登政府在中东政策上的某些倾向。从美国两个多月来的外交举措来看，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逐渐清晰，即试图将美国中东外交拉回奥巴马时期的轨

^① 《综合消息：美军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多国呼吁美国尊重叙主权和领土完整》，http://www.xinhuanet.com/2021-02/27/c_1127147366.htm

^② 《停火协议下美土都“不吃亏”，未来局势还要看土俄会谈》，2019-10-19，https://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4712828&from=yidian

^③ Department of Defense,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Dr. Mark T. Esper Regarding Turkey, Syria Border Actions,” October 14, 2019

^④ “In Syria, Russia Is Pleased to Fill an American Void”, Oct. 15,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10/15/world/middleeast/kurds-syria-turkey.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道^①。拜登将在修复与同盟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回到叙利亚博弈的棋局中来，积极主动地引导叙利亚战后政治重建的进程。在空袭事件中，美国选择叙境内的伊朗民兵组织的设施，一方面想要向伊朗传递出强硬的信号，针对伊朗在叙利亚势力扩张的行为加以警告；另一方面，美国也能在将来恢复《伊核协议》的谈判中取得主动权，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的实力展示表示美国不会放弃自己在叙利亚地区的利益。尽管拜登在对叙采取的策略和方式上会有所改变，但在核心立场和战略层面不会有根本变化。拜登不太可能对叙局势有过于激烈的反应，而是将会继续有限地介入叙利亚局势中，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

（三）俄罗斯的应对

面对拜登上台带来的新变化，俄罗斯不太可能做出太多的战略调整，而是将延续前期的政策，继续在叙利亚局势中保持与各方势力的直接联系，并始终维持调停者的角色。2019 年“和平之泉”军事行动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举行会谈，两国宣布达成协议，土俄军方将协调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撤至叙利亚东北部与土耳其边境 30 公里的安全区外，土俄两军对安全区进行联合巡逻。2020 年“春天之盾”军事行动后，土叙双方关系恶化，俄罗斯从中斡旋。3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达成协议，在伊德利卜降级区的接触线停火，建立一条安全走廊，由俄土军事联合巡逻，防止土叙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进一步冲突^②。

尽管如此，俄罗斯在中东的实力仍不能与美国对抗。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国家对俄罗斯施加经济制裁。在世界经济下行和油价暴跌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持续低迷。2009~2018 年，俄罗斯 GDP 年均增长仅为 0.9%。2020 年，受疫情冲击，俄罗斯经济、民生、生产、投资等都遭受重创，GDP 已连续数个季度同比负增长。在俄美下一段的博弈中，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导权仍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威胁。同时，俄罗斯不太可能独自撑起叙利亚政治、经济重建的大旗。据估计，叙利亚重建大约需要 2 500 亿美元，修复战争损失至少需要十年时间^③。俄罗斯同

^① 丁隆：《拜登“中东平衡术”恐难奏效》，2021-03-02，<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28WD NqUGJz>

^② “Additional Protocol to the Memorandum on Stabiliz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Idlib De-escalation Area”，March 6, 2020.

^③ Diana Hodali, “Who should foot the bill for Assad?” Feb. 7, 2019. <https://en.qantara.de/content/rebuilding-syria-who-should-foot-the-bill-for-assad>

样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在叙利亚的存在，2015年打击“伊斯兰国”取得既定目标后，俄罗斯迅速撤出在叙的主力部队，一方面是维持俄在国际社会中的正义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俄方无法长期负担海外军事行动的军费开支。因此，在拜登上台的新时期，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仍然以推动和平进程为主，通过政治方式在各方势力之间斡旋。

五 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未来趋势

叙利亚危机爆发10年后，已经出现和平重建的曙光。极端势力被基本清除，各方势力已基本稳定，和平对话已开启，俄美双方的博弈从支持代理人战争、直接介入势力范围争夺，到当下争夺政治重建话语权和主导权的阶段。2021年1月20日拜登政府上台开启俄美双方博弈新阶段，政权交替后美国将会为叙利亚局势带来新变量。

（一）俄强美弱的局势将长期维持

由于叙利亚的动荡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影响有限，因此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美国总统虽然介入叙利亚危机的方式不同，但都没有对叙利亚问题表现过多兴趣。奥巴马虽然策动叙反对派展开军事行动，但没有给予过多武器支持，也没有过多军事干涉，因而叙利亚没有发生类似利比亚的结局。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的兴趣更少，在完成了反恐战争后，美国不断撤回驻叙美军，只留下小部分驻扎在伊德利卜地区的油田周围，对叙影响力大打折扣。拜登作为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在上台后将修订特朗普时期“离经叛道”式的政策，将美国中东外交拉回奥巴马时期的轨道。伊拉克正处于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仍然需要美国在伊拉克投入大量的精力。叙利亚在美国中东布局中始终没有处于重要地位，因此拜登政府也不太可能全力投入叙利亚问题中。

另一方面，美国的撤军意味着抛弃在叙的库尔德盟友，导致库尔德人面临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军双重打击。失去支持后的库尔德人将谋求与叙政府军和解，降低对美信任度。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也在美国犹豫不定的政策下，寻求与叙利亚和解。此外，美国政权轮换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美国的中东盟友重新考量对美态度，评估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决心。

俄罗斯在参与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进程后，不断依靠军事和外交能力提高自身

影响，“化武换和平”使俄罗斯的政治声望水涨船高，不遗余力地打击“伊斯兰国”并在完成既定目标后迅速撤军展现出俄罗斯的坚决态度和大国担当，阿斯塔纳进程的推进和“叙利亚全国人民对话大会”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通过各方斡旋达成的。目前巴沙尔政府在俄罗斯支持下已经完全度过危险期，收复大量被占领土，尽管难以在短时间内收复伊德利卜地区，但基本掌控叙利亚局势的主动权。俄叙联盟始终稳定，2020 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修正案》^①的通过，为延长普京的政治生涯提供了依据，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不会产生像美国一样的政权轮替，因而在叙问题上也不会有过多的摇摆。同时，俄罗斯与大多数中东地区国家都存在联系，在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沙特为首的逊尼派联盟也开始向俄罗斯靠拢，表示愿意与俄建立良好的关系。

（二）叙利亚问题短期难以根治

第一，叙利亚问题牵扯广泛，难以找到满足各方利益的平衡点。一方面，叙利亚乱局导致中东地区势力对比变化，伊朗、沙特、以色列和土耳其等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各方不得不进行势力重组，介入到叙利亚乱局的博弈中，避免某一方发展得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叙利亚处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界处，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有可能外溢到周边地区，叙利亚战争所产生的难民危机和借乱做大的恐怖主义都会触动周边国家敏感的神经，欧洲国家也被迫参与到叙利亚问题进程中来。第二，尽管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双方已经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上达成一致，但政治重建的进程仍然充满挑战，叙各方在宪法的基本原则、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等问题的立场上存在巨大差异。第三，叙利亚经济重建进程难以开启。叙利亚战争 10 年后，经济体系已经被完全破坏，据估计叙利亚重建需要十年以上，且需要大量经济援助，在政府军和反对派对立的前提下，外部对叙经济援助需要避免用于双方互相打击。第四，叙利亚难民治理困难重重。目前，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叙利亚有 1 200 万人需要救助，难民的回归和安置是一项巨大工程，仅靠巴沙尔政府恐难以担此大任，若没有合理安置回归难民，将会再次引发社会问题。拜登上台后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与俄罗斯展开角逐，恐无意与俄罗斯合作解决叙利亚问题。俄罗斯尽管在外交上屡屡突破，但仍不能够独自扛起叙利亚重建的重任。俄美合作是解决叙利亚问

^① “Law on Amendment to Russian Federation Constitution”, March 14, 2020. <http://en.kremlin.ru/acts/news/62988>

题的关键，美国的缺席将使叙利亚问题长期化。

结 语

叙利亚危机 10 年经历了国内动乱、代理人战争、反恐战争，开始进入战后对话与重建。尽管局部摩擦时有发生，但政府军一家独大的国内局势基本已定，库尔德和反对派武装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到东北部地区，由于反对派受美国的支持，政府军短时间内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俄罗斯在帮巴沙尔政府收复大量失地后，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叙利亚对话进程中，推动双轨进程有序进行，但由于美国缺席，核心议题仍无法突破。叙利亚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民族冲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中东地区治理的难题，战后虚弱的叙利亚难以承担起社会重建的重担。在此背景下，美国在中东采取收缩战略，干预的能力和意愿同时下降，试图最小程度地参与到叙利亚局势中，旨在投射影响力而非获取主导权。俄罗斯利用乱局积极介入到中东事务中，在叙利亚危机中力保巴沙尔政府，打击极端主义势力，在赢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

俄美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美国通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以期实现政治过渡，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叙利亚，俄罗斯认为一个稳定的巴沙尔政府能够确保俄叙友好关系，维护俄罗斯的中东利益。目前，俄罗斯在博弈中占据上风，展现出参与地区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树立了关键大国的积极形象，与美国的摇摆不定形成对比。拜登入主白宫后，俄美将围绕叙利亚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在双方就核心议题没有达成一致之前，叙利亚问题政治进程将难以有所突破。

（责任编辑 胡 冰）